

當小草變成大樹

6C 郭叙言

茂密的樹林在金黃的落日餘暉下閃着綠幽幽、被光線分割的點點光暈，一棵參天的老榕樹高聳入雲，尤其引人注目，他為假日登高的人們提供庇蔭的陰涼位置，為飛鳥提供舒適的家園，為這綠草如茵的風景畫添上不一樣的色彩。相比起他腳下的一株小草，小草顯得毫不起眼，甚至可謂了無作用，瑟縮在一角，受盡踐踏。

然而，一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來襲後，看似堅挺的大樹即使拼命地安然挺立，仍因抵受不住強風的龐大衝擊力而應聲倒下，被毫不留情地連根拔起；相反，身軀細小柔弱的小草則用力抓緊地面，終免受被摧殘之命數。登高的遊人每每看見如斯光景，都不禁猜想：為何強大的榕樹，竟抵受不住無形的冷風，腳下的小草卻仍安然無恙？

大概是因為大樹把狂風的攻擊都扛到自己身上獨自承受吧？因為自身擁有強大粗壯的身軀，所以盡力保護無力的小草，哪怕最後換來的是一去不返的粉身碎骨，仍為得以保護小草而感到欣慰。

自然生物界中，我們常言道「弱肉強食」、「適者生存」，把世界描繪得如斯恐怖。確實，科學和歷史書都告訴我們，宇宙萬物都依從着這亙古不變的規律，難道人類的世界能得到倖免嗎？

我們的世界，固然同樣殘忍。種種罪惡、仇恨、戰爭告訴我們，弱小的人，往往是被欺壓的一群，因為他們並沒有如小草般得到大樹的保護。然而，若細心察看，仍不難發現一些自身強大的人，以大樹的角色，默默保護腳下的小草，悄悄散發着清新的香氣，百世流芳……

獲封為「非洲聖人」的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爾伯特·史懷哲，自幼家境富裕，更擁有神學、音樂、哲學、醫學四個博士學位，本可過着無憂無慮的上等生活，但他卻到惡疾肆虐非洲行醫，並自資興建醫院，致力解決精神病患，以至民族糾紛的社會問題。過程中歷經兩次世界大戰，史懷哲夫婦曾因德國人身份被拘禁，也被關到法國俘虜營，因此感染赤痢和日曬症，飽受病痛的折磨，也常面臨饑荒和資金短缺，仍默默擔當大樹的角色，保護無數小草。

在中國，張米亞老師的事蹟更是膾炙人口。四川大地震時，她不顧生死，緊緊抱着兩個孩子至氣絕，最終孩子只受輕傷，但她本人卻已一命嗚呼。這棵大樹，在生死攸關之時亦用盡全力保護小草，使之能維持生命，而自己卻默默犧牲，化為泥土的一部份，這份捨己為人的精神，如大樹一樣百世流芳。

在我們的香港，縱使再這樣小的一片土地也不難發現默默捨己為人的大樹，謝婉雯醫生這個名字香港人都耳熟能詳。2003年3月，香港受非典型肺炎襲擊，短短數星期內導致300人死亡，千多人受感染，全港醫護人員冒生命危險，不眠不休，搶救病人，全港學校停課近兩個月，終把疫情控制，但其中六位醫務人員死亡，而其中一位就是謝婉雯醫生。她逝世前仍表示：「我要盡快出院，回病房幫手。」她病危時仍惦念母親，昏迷前叮囑友好代為安慰媽媽。她奉獻了她的生命去救人，使一株株幾乎在這場風暴之中奄奄一息的小草終能茁壯成長，捨己為人的精神贏得了每個香港人尊敬。

上述的例子僅為冰山一角，世上以自身強大保護弱小的大樹，簡直多如銀河沙數。不知他日小草長成為大樹後，會否如當初老榕樹拼死保護他們那樣，善用自身的力量去保護他人呢？但願作為小草的我們，他日那也能如身邊平凡而偉大的大樹般，將這份捨己為人的精神承傳下去，讓更多小草茁壯成長，共同長成

參天、高聳入雲的大樹，折射出更燦爛的光輝，化為腳下小草的養份。